

藝文志

遵化通志卷五十七

經部

謹案

定四庫全書存目凡州屬士林古今著述依次序列先分四部每部之中以著人年代為序同在一時以州縣憲綱為序任官寓賢附錄各類之後並序年代各註所據書名近世諸家得之採訪者亦註採訪冊有序列序名字科第仕履鄉貫詳加案語一人著書數種者不再列著其例於此

周易觀象四卷圖一卷筮儀一卷讀易卮言一卷附

國朝
蔣紹宗

撰
訪冊
採

自序曰六經之美浩若煙海潔淨精微尤莫如易歷秦劫而後代有傳述迄宋濂溪周子之通書太極圖說出朱子復本

程子本義並宗之以作啟蒙康節邵子復著皇極經世等書
蓋推算之妙易道可謂大備矣顧承其流者言數則入於飛
符納甲卦氣之陋言義理則近於老莊之旨諸如此類大抵
得數而遺義理得義理而遺象夫象亦烏可遺哉孔子云易
者象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君子觀則得之讀易可或忽諸予
自髫齡向學以來不樂櫛比章句竟其事當啁啾積歲時偕
子仲日受讀於大人側教益謹凡有領畧即令籤以待質而
常經尤家君所素習者每指予而言曰士不通經果不足致
用而通經之難非通諸經不足以通一經非通四部之書亦
不足以致用矣通一經汝曹其無志於聖賢歟則操觚吮墨
祿斯足矣否則理不可不窮性不可不盡必由是以至於命
而後已者是不書之主旨也予深切領之鯁鯁焉欲漏言一
而多所不逮未幾業方動以弟子員舉於鄉選授南郡之石
門廬溪瀏陽諸邑其浮渥青紫固別有況途車而此綫裝物
未嘗斯須去及攝篆星沙因公望議輒有從政後俸滿告歸
囊而外惟篋中數卷而已抵第時家君欲齎政後俸滿告歸
仲氏亦登賢書一門之內盡然也子即欲樂守舊園理其傳
經庶於素所期待者誠不在祿養間也尋以軍功議起仍馳
驛楚垣蒞任衡陽其地多名賢舊蹟署之西偏有周子愛蓮
堂列諸講院崇祀之下益懍然於先正懿公其會圖觀象之
妙足以興起末學而上接羲文周孔之傳者真千載一時耳
遂觀謀其中類相謁意倖神曾不幾時又復解授攸江之
任之後猶惓惓於蕭湘間而不忍遽忘夫亦性情之結契歟
忽有客從某處來衣冠蕭散貌極醜烏面黑鬚長頸而高結

喉時能作子鄉語予貌敬之延之入兀然倚北窗坐往叩其
所學曰學者學為人也人與天並而為三才必思所以合
其德而後無不合也君其神明默成之以讀易乞詠者輒吟之
大且正更忠所以嘗之而未便適吾息乾坤一草廬予叩之
從何觀太極到處驗皇圖識破真消息所述大率近是始知其
於古人書無不讀而經術尤覺湛深乃出予所解易經草頭
相為參訂其間宜簡者不失繁煩詳者不容畧支分節釋所
言不下千萬其時蓋閱兩寒暑矣一日勸予成木欲令付之
剞劂予謂此瑋瑋細響耳奚可雜諸天籟客曰嘻甚矣哉夫
庸爭勝一時第聞封君海國先生嘗以是經相勗倘由是梓
而行之他日持此以應庭訓亦可以無負家學淵源至意今
聖天子尊道崇經凡純修之士悉予表揚而君以宦遊餘暇
猶復肄業及之足見平日絃誦之興堪副作人雅化是一舉
也而學問經濟出焉即忠孝之書名未定為辭復相激曰君可
不為耶予終悚惶不勝猶以書名未定為辭復相激曰君可
對鏡問形矣蓋是書自乾坤以迄坎離自咸恒以迄既未濟
且自上下繫以及諸傳無在非象君之解亦無在後所得於
象師與成於良友者橐而誌諸簡端非敢謂窺見至深聊以
供有志斯道者一覽焉已耳是為序時嘉慶歲次乙丑桂月
題於梅城署中之精舍

案紹宗字謐廬乾隆庚午舉人官湖南道遵化故大學士蔣元恒曾孫邳州知州蔣贊孫後遷居青縣

周易指南二卷圖說附

國朝溫煦之撰
徐訪冊

案煦之字和軒遵化舉人

易翼

國朝阮炎撰
夏志卷數無考

附錄

案炎字開美浙江會稽人
寄籍玉田見寓賢本傳

右易類

評點書經一卷

國朝宋昱撰
徐訪冊

案昱字曜寰玉田屯居正
白旂漢軍進士見人物傳

書經節解二卷

書經總論一卷

讀書偶記一卷附

國朝蔣

紹宗

撰

自序曰尚書獨載堯以來尚矣蔑以加矣然則何為而有古文也書以古稱其即孔書也歟顧孔氏尚書漢末之有也劉向班固賈逵馬融鄭元輩皆未及見然則何為而竟古交之也聞東晉時有豫章內史梅賾其人者得之獻上比伏生本

多二十五篇漢孔安國為傳并安國自序一篇古書序一篇
共五十八篇皆古科斗文字故世稱古文云獨是我孔子既
嘗刪之矣因而唐虞而夏而商而周其間事跡歷歷如指諸
掌而其為文各著一代之規模氣象瑰瑋魁傑如項王瞋目
一呼樓煩落走入壁殆稱神勇彼彼具壯夫之能者力可以使
生馬操硬弓不免面發赤鬚髯都戟張無狀筋骨不及耳老
兵當前阿成猶謂謂焉復奚為哉何亦仍其為古文也也不知
有古文而今文乃見有今文之警牙詰屈而古文之悠謬乃
益見夫而後可與讀全書矣吳草廬著尚書纂言止有今文
而不及古文其并今文而亦議之者則王文憲柏書疑之作
也予不敏所見為螭螭荔挺知不免與蔡謨劉綰同陋然以
數十年搜覽未嘗釋之手茲復承乏邊疆常恐政事不逮不
足以廣覽盛治退食之暇因取今文篇目而總覈之復節
節焉言之言之不足而長言之其餘若子與氏所謂武城二
三策者均無事過為評騭非敢居今蔑古也亦誠有如盡信
書不如無書之意也云爾時嘉慶二十一年歲次丙子清明
前三日長白蔣紹宗謹題

題於綏清鎮城之奉仁堂

書疏

夏志卷數無考
國朝阮爽撰

右書類

評點詩經一卷

國朝宋昱撰
孫樹塢

讀詩知柄二卷

國朝蔣紹宗撰

序曰或曰詩有柄乎曰有何助乎曰不知也曰不知何以知其有也曰夫天下寧不有柄者乎天有載載其柄也地有維其柄也君止於仁仁其柄也臣止於敬敬其柄也父慈而子孝慈孝其柄也堯舜無柄何以執禹湯文武周公無柄何以傳孔子無柄何以貫孟子無柄何以照山川無柄何以峙且流耳目無柄何以施日月無柄何以行推之而凡有血氣者可知矣推手足無柄何以視聽而持行推之而凡有血氣者可知矣推之而一草一木一器一事皆知矣詩何獨無柄為柄謂其持也官以柄謂其御也御之可以知柄之妙矣知柄之妙可以知詩之妙矣不揣管窺藉希斧削爰著讀詩知柄一編以進質焉遂以弁時在嘉慶十二年丁卯夏四月己丑長白蔣紹宗題

詩經類句對一卷篇名對截對附

國朝何國鎮輯 附錄

自序曰國鎮佐冀遵以來閑曹多暇時取毛詩課女藉以慰情因憶童時誦詩業師太素任夫子以讀之角蟲斯羽及早既太甚兩無其極等對句語余余心好之久已試亦摘句作對其一二字之意義聯屬者亦截而成之蓋嘗流連篇什古詩人托物連類即事敷陳其辭近其指遠其工於吐屬已顯然人於經緯而不可紊如國風之觀閔既多受侮不少雅之發彼小狔殪此大兕老夫灌灌小子矯矯頌之鐘鼓嗶嗶響亮將將其最著者也他如檜楫松舟建旒設旒采蕭獲菽

等句句中有對者亦且不可枚舉詩人古矣言語之妙有異地異世遙遙焉而不啻若倡和者如以余司簡政焉互遞而並述之則謂古詩人之啟子使言也可謂詩人之同聲相應也亦可時在道光三十年歲次庚戌季冬嘉平月

案國鎮字雪廬

官遵化州判

詩附記

國朝翁方綱撰 附錄

案方綱字正三號覃溪順天大興人官至內閣學士嘉慶初謫赴東陵效力

右詩類

周禮約註二卷

國朝宋昱撰 採訪冊

右禮類周禮之屬

禮記通解二卷

國朝蔣紹宗撰

序曰聖經云物格而后知致易傳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云精義入神以致用夫物而曰格理而曰窮義而曰精殆即孟子盡其心之謂而學者希賢希聖之階歟伏羲數大聖畫卦繫辭於無形無影中示人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

象而擬之議之費天人以窮物類以著吉凶消長之機可謂精矣然究之者過教人窮理焉耳孔子作春秋實集二百四十二年事列于入百有餘條因物以付物即人還人明明白白而一覽能知其是非臧否者卒鮮可謂微矣然究之不過教人精義焉耳至禮經則格物之資也其言修齊治平也無異於書其示美刺懲勸也無異於詩而實則教人以爲君爲父爲子爲臣爲夫婦爲昆弟爲長幼朋友之道極之至祀祖祀天推之至一食一服一器一事有文者必有情有禮者必有義學者果鑽之研之貫而通之斯格矣而又使之去其籍焉投諸火焉又使春秋戰國秦漢諸儒所見異辭所傳聞又異辭焉撫拾彌縫顛倒錯亂遂致後世憾其不備嫌其不醕而紛紛疑之疑之斯思之思之斯辨之思之辨之也者即格之謂即窮與精之謂而亦即盡其心之謂夫既盡其心矣而尚何疑乎由此而觀是禮經之不全殆天有意爲之所以使吾人自勵之耳故以易窮理或恐涉於虛以春秋精義或恐泥於迹取禮之物而格焉則固皆確鑿而可據者大學附於記有以也夫然則記四十九篇安可以雜遝目之時道光四年歲次甲申孟秋閏月長白蔣紹宗謚廬氏自序於彬陽

次差

禮記附記

禮經目次

禮記毛本改謨

國朝翁方綱撰

右禮類禮記之屬

評點春秋八卷

國朝宋昱撰
採訪冊

左傳類編四卷

國朝宋昱撰
採訪冊

春秋見心四卷

春秋總論一卷

說春秋一卷附

國朝
蔣紹宗

撰

自序曰且夫盈天地間皆物也物無不生有生之者物無不
長有長之者物無不收藏有收藏之者是即物之性抑即天
地之心也天地之心曰昭著於物而物不知惟是生焉而已
生而長焉而已生而長焉而已生而長焉而已生而長焉而已
無心耳無心所以成化故時而陽和時而畏日時而霜而雪
天地以此施物所以此受初無所容心焉然而有陽和而不
陰慘有畏日不必無愛煥有霜與雪不必無膏雨祥和不必
或來無心也有心出之大哉乾元至哉坤元其心亦可謂至
公且正矣顧甯弗見乎哉予觀春秋亦然春秋者孔子筆削
之經也孔子本天地之心以爲心故其書兼備四時錯綜變
化用以周乎一世之人且用以爲心故其書兼備四時錯綜變
於人心道心之時神明主宰殆知天地之於物因其生長收
藏而各予以生長收藏之宜焉仁育邪義正邪真博厚高明
悠久之極致也奚不可見之與有子自稍知讀書以後輒請
業於授經者積數十年於茲矣今幸我
國家崇獎聖學凡

御纂諸經皆上接乎危微之薪傳因於公暇取我麟經伏讀
者再四雖不獲登聖人之堂親見音容而其心固已揭乎日
月量乎河嶽歷然灼然如遇諸目前爰以管見窺之竊謂天
也地也春秋也同一無不持載無不覆幬焉爾敢以質之大
有所見者時在嘉慶十七年歲次壬申六月下
澣長白蔣紹宗謹廬氏題於梅城書院之東齋

右春秋類

左傳語類聯珠賦四卷

國朝溫煦之撰
採訪冊

右左傳類

孝經鄭註補一卷

國朝張鎮撰

案鎮字式
如豐潤人

右孝經類

四書尋真十四卷

國朝劉所說撰

序曰吾師永菴劉夫子理學宿儒彙四書講義纂輯成書名
曰尋真爰命梓人刊刻問世工甫興而沒世兄起翰力成先
志三年告竣囑余作序余何能序謹將夫子真之一字約略
言之天地之真流行於兩間者亘萬古而不息人心之真發

見於日用者歷萬變而不磨四子之書其所以闡天地之道
明人心之理要皆以真意主宰乎其中上接堯舜湯文之統
下啟濂洛關閩之傳所以繼往而開來者其理乃有所宗而
陽儒陰釋騎牆牴角之說不得而亂其真也有宋名儒輩出
闡發精蘊至朱子而集大成有集註有章句有或問語類而
孔曾思孟之真傳遂朗然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厥功
懋哉其後非不代有發明然紛紜同異鮮所折中頓令四書
真義岐出於是非離合之中而學者莫知所適從今
聖天子重道右文誕敷教化其扶人心崇理學者日新月盛
異域殊方之士咸識微言山陬海澨之儒共明奧義道學之
昌明亘古未有如今日者也第恐幾微疑似致有浮光掠影
之說擇之也不情語之也不詳理解之不真昌黎兩言盡之
矣此有志者所當入程朱子堂戶窺四子之闢奧而不得僅
視爲帖括之資已也我夫子生而雋異長而明經言法乎先
正行準乎先民去世俗之浮靡而一歸真樸卓哉大雅儒宗
而造就後學尤其本志於四書講義時兢兢焉夫詠白文玩
朱註此固讀四書者之準的而先儒講義毫釐千里不無微
茫之辨我夫子嚴剖是非精晰離合折衷衆論而外復斷以
己意其時出特解皆體驗有得之言而與朱子相發明庶乎
天地人心之真四書發之四書之真朱子發之朱子之真吾
夫子發之則是真有四書不可無朱子有朱子而吾夫子之尋
真洵經傳之羽翼紫陽之功臣也蓋我夫子覃慮苦矣研思
精矣一生心血萃於理窟者垂六十餘年而始入其室而窺
其奧略其貌而取其神竊願與海內文人學士共證之也學

者取書而平心求之章旨則綱領中其要節旨則脈絡通其
神序講則實理虛神膽而合發明則爬梳剔切而當元元
本本瞭若指掌識其真註而疑似不搖得其真義而影響盡
去學深養遠漸以成一代真儒則是書為之階梯豈淺鮮哉
以梅之淺陋何能窺程朱於萬一自受業夫子門領其講說
玩其旨歸稍知書有真理理有真解因不禁切高山仰止之
慕云爾於是乎書乾隆庚午三月既望受業宋梅敬書
又序曰夫子造就後學之心殷矣哉夫子世習儒業教授生
徒少而壯壯而老寢息於四子書中閱六十餘年矣每慮學
者馳騫於眾說而茫無宗主久思編纂之發明之俾聖賢之
微言大義朗如日星而為教者亦在是矣鑛自辛丑年所以為學
者在是而已之所以為教者亦在是矣鑛自辛丑年所以為學
門夫子即藏有手錄四書講義彙羣儒之粹而間以攻苦之
所得附之一時從遊者玩其講解究其旨趣覺於聖賢理道
確能體會親切闡發精詳即請授之梓以公諸域內乃夫子
謙謙自牧以為是固余心也第搜尋未徧體認未真曷敢以
問心不能無憾者遽取而問諸世耶迨甲辰科登進士司鐸
保府省會區也文人才士多有聞夫子名無不帖焉心折
及讀手課四書講義咸嘖嘖稱快曰義簡而賅詞辨而晰是
真可以羽翼朱子楷模多士也而三州十七縣羣奉為大匠
宗工凡芸窗泮厲之士思造門而請業者實指不勝屈維時
督院孫公以及藩臬道府無不雅重其人蓋夫子一生德行
其根柢問學其緒餘品潔行芳卓爾大雅故為諸上憲所推
重也教授十年于不停披口不輟講士子景行仰止偶被容

援如登龍門以故書院之課藝四學之生徒悉折衷於夫子
而後論定焉辛酉年以老告歸四方之從遊者愈眾夫子耄
不倦勤訓誨諸名隨其才器而造就之因念手錄四書講
義未竟其業終覺殷殷後學之婆心歉然於中而不能自釋
爰鼓稀薄之精神歷歲時之寒暑倍深研討編輯成帙先章
自次順講次集解而間按以己意名之曰四書尋真沈潛反
覆以追取有創見奇獲也要不過熟讀白文涵泳朱註沈潛反
之勿使亂真疑似者辨之必求一是字斟句酌毫髮不差先
儒有言曰觀書當如酷吏斷獄必用意深刻而後日知其
亡記書當如勇將用兵必焚舟沈甌而後月無忘其所能夫
子殫一生之精力晨夕無閒窮達如一其用意亦可謂深刻
矣而編纂考訂老而彌健其焚舟沈甌之勇又為何如哉書
既竣將付剞劂命鑛為之序以鑛之謬陋何足以序我夫子
哉惟撮記是編之始末以見我夫子作就後學之心有如此
云
乾隆十三年季秋朔日受業孫鑛謹題

四書講義

案所說字永庵豐潤雍正
甲辰進士官保定府教授
國朝郁銘撰

案銘字陶賓豐潤
人嘉慶庚午舉人

四書心得編四卷

國朝張檢撰

案檢字情田玉田道光
辛卯舉人雄縣教諭

四書存真

國朝董稷庭撰

案稷庭字清遠

豐潤人諸生

四書口義十卷

國朝方葵如撰

附錄

案葵如字樸山

官豐潤知縣

四書說

國朝阮爽撰
夏志卷數無考

附錄

右四書類

字統二十一卷

後魏陽承慶撰
據隋書經籍志

案承慶北平無終人官太學博士魏書陽尼傳尼卒
於冀州年六十有一有書數千卷所造字釋數十篇
未就而卒其從孫太學博士承
慶遂撰為字統二十卷行於世

右小學類

史部

齊紀三十卷

隋榮建緒撰
隋書本傳

毗附傳建緒北平無終人歷官始州洪州刺史

北遷錄

金王寂撰
中州集

案寂字元老
蔚州玉田人

明鑑紀事本末八十卷

國朝谷應泰撰

欽

定四庫

全書提要應泰字賡虞豐潤人順治丁亥進士官主

浙江提學僉事其書倣袁樞通鑑紀事本末之例纂

次明代典章事蹟凡八十卷每卷為一日常應泰成

此書時明史尚未刊定無所折衷故紀靖難時事深

信從亡致身諸錄以惠帝遜國為實於演黔游蹟載

之極詳又不知懿安皇后死節而稱其青衣蒙頭步

入威國公第俱不免沿野史傳聞之誤然其排比纂

次詳略得中首尾秩然於一代事實極為淹貫每篇

後各附論斷皆仿晉書之體以駢偶行文而遣詞抑

揚隸事親切尤為曲折詳盡考邵廷采思復堂集明

遺民傳稱山陰張岱嘗輯明一代遺事為石匱藏書

應泰作紀事本末以五百金購請岱慨然予之又稱
明季神史雖多體裁未備罕見全書惟談遷編年張
岱列傳兩家具有本末應泰竝採之以成紀事據此
則應泰是編取材頗備集眾長以成完本其用力亦
可謂勤矣

自序曰通鑑紀事本末者創自建安袁樞而北海馬琦繼之
其法以事類相比附使讀者審理亂之大趨迹政治之得失
首尾畢具分部就班較之官左之編年則包舉而該浹比之
班馬之傳志則簡練而彙括蓋亦史外之別例而溫公之素
臣也沿及明代迄無成書蒐薈釐條貫蓋其難哉余謬承學政
之役兼值 右文之朝夙夜兢競廣稽博采成一編以補前
史緬惟高皇智勇天錫成祖雄姿英毅撥亂反正風驅電掃
可不謂隆焉仁宣之間綱舉目張吏治蒸蒸明良液洽歌詠
太平體體之休風也英宗御極耄耋舊罷政闕豎擅權遂至翠
華輕出乘輿北狩自非樞臣畫謀景帝踐祚則虞淵之日墜
地而已及乎南內奪門忠直被誅宗社孱賴焉憲宗嗣服不
修儲怨更加謚號寬身之仁也乃險相柄權大璫羅織祈於
登明亦云亟矣孝皇恭仁莊敬虛懷納諫朝多蓋臣野無兵
革至其晚年尤勤宣問厯選列辟稱郅理焉武宗巡遊無度
寵任逆瑾曉乃芟除寘鑑宸濠禍變接踵顛而不亡亦其幸
爾世廟藩服入纂綜核察察奸輔蔽之僅乃獲鋤國體傷矣
穆宗守文倚答封貢乃輟朝日久中旨竊叢無足數也神皇
乘運豫大豐亨征徭既繁百工叢勝揆厥亂源所自來爾光
宗危懼之餘克膺大寶善政初舉天命不祐良足悲也熹廟